



琼楼十二曲



琼楼十二曲

琼楼十二曲

下



珠海出版社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云中雁

侠坛“阿波罗”(太阳神)。其作品以酷烈的男风倾倒时代男女，将古龙的诗情同柳残阳的杀伐作巧妙地融合。其主人公多喜在白骨如山、鲜血遍地的江湖中白衣驰马。最擅展示人生绝境中的西风落照之美；又因善以一支勾魂摄魄之笔解析男女人性中最隐秘之处，形成独特的读者群。惜乎下笔惜墨如金，作品传世不多。



云中雁书系

琼楼十二曲

烈火修罗

解语剑

孤剑红颜

圣剑双姝

龙笛玉符

铃马雄风

吹箫引凤

神剑灵童

水龙吟

双凤驭龙

骏马雕鞍

红楼玉钗

红豆闹江湖

目 录

第一章	雪地里的孩子	(1)
第二章	倒转乾坤	(2 2)
第三章	双奇三怪四修罗	(4 6)
第四章	袅袅的笛声	(6 9)
第五章	赠 剑	(9 2)
第六章	乙乙疯僧	(115)
第七章	泉鸣与狼嚎	(140)
第八章	飞 天	(163)
第九章	一掷千金的梁上君子	(186)
第十章	大圆圈和小圆圈	(209)

第十一章	飞檐走壁的铁尸	(232)
第十二章	痒 刑	(255)
第十三章	会摸骨的老姬	(278)
第十四章	蓝天绿草间	(302)
第十五章	红 绫	(323)
第十六章	西倾山情话	(343)
第十七章	雪白梅红费评章	(366)
第十八章	三掌门	(391)
第十九章	山道九错十八折	(414)
第二十章	玉城铁柱	(437)
第二一章	御天香	(460)
第二二章	菩提梦幻隐天机	(483)
第二三章	奇 棺	(506)

第二十四章	小偷儿与烟老儿	(529)
第二十五章	竹筷斗黄蜂	(552)
第二十六章	白布上的字迹	(575)
第二十七章	羽箭传书	(598)
第二十八章	喜 宴	(621)

第十五章 红 绫

梁上客廖清说话时，彭宗铭从这四个汉子身上，已搜出三块木质的，一个铁铸的菩提门腰系信符。

深感意外的道：“廖叔父，影姊，这四人果然是菩提门中爪牙。”

梁上客廖清怒哼了声，接过彭宗铭手里四块信符，大声朝向地上的四个汉子，道：“孽障，你等找上咱们，咱们命根厚，死不掉，现在你等犯在咱们手里，你等该自认晦气。”

说到这里，朝手里四块菩提门信符看了眼，仿佛想到一桩重要的事似的，倏地把四块信符塞进袋囊里。

这时，晨曦初曙，东方鱼白，已是凌晨时光。

廖清转首向二人道：“咱们回房收拾一番，走吧。”

三人回房，收拾行囊离开双凤镇这家祥和客店，往前面路程赶去。

三人晓行夜宿，仆仆风尘，这日来到蜀山，几将与陇南交境的官道上。

这里山势起伏，重峰叠岭，他们所行的官道，却是崎岖曲折的山野狭道，这时夕阳西落，暮色四掩，已是傍晚时分。

吴碧影柳眉微蹙，显得芳心一份不安的喃喃道：“看来今晚要山野露宿啦！”

梁上客廖清转首慰抚似的笑了笑，道：“别慌，影儿，据你师叔江湖阅历看来，愈是这些荒无人烟的山野小径，往往会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会找着几家猎户人家。”

彭宗铭含笑凑趣的道：“廖叔父上知天文 地理，且能神机妙算，预知未来。”

三人沿着迂回曲折，崎岖不平的山道边走边谈。

蓦地，一声静空焦雷似的巨喝，从山道转角处扑出一个身高丈二，脸如锅底魁梧大汉。一手握了一根乌铁棍，拦住三人去路，道：“呔，此山是俺开，此树由俺栽，若要通此路，留下买路钱。”

彭宗铭与吴碧影等，正在边走边谈笑之际，蓦不防这响震雷似的巨喝，却不禁吓了一跳。

梁上客廖清圆睁怪眼，朝这巨霸大汉看了眼，倏地，显出耐烦而生气似的大声道：“黑炭鬼，半夜三更，鬼嚷鬼叫的干吗？咱偷儿爷爷贼祖宗的钱，还会留给你开山金轮崔明来花用？”

说到这里，显出不屑一说似的耸了耸肩，接着又加了一句，道：“真泄气。”

彭宗铭一听这脸如锅底的巨霸大汉，竟是与廖叔父齐名江湖，当今武林双奇中的开山金轮崔明，不禁心里暗暗一震。

开山金轮崔明一见对方三人中的一个，竟是与自己列名武林双奇中的梁上客廖清，亦不禁错愕震住。

倏地圆睁了一对铜铃似的怪眼，直看着梁上客，哇啦啦响雷似的大声道：“小偷儿，你到这儿来干吗？”

梁上客廖清把嘴唇一撇，闷哼了声，显得不乐意似的道：“笑话，你黑炭鬼来得，咱梁上客廖清就不能来啦，咱井水不犯河水，偷盗有别，各有千秋。”

开山金轮崔明斗不过梁上客廖清的嘴，是以，直着眼愣了半晌，朝他身后的彭宗铭、吴碧影看了看，把话题岔开似的，向梁上客问道：“小偷儿，你身边这对娃娃儿是谁呀？”

梁上客廖清倏地把一对怪眼朝天一翻，显出一股目中无人的骄态，大声应道：“黑炭鬼，你要问这对娃娃儿的来历可大呢，乃是玉皇大帝凌霄宝殿御前的一对金童玉女。这次奉有玉皇大帝玉旨，往西倾山百拉峰天池玉阙，追捕私奔卷逃的王母娘娘归案。”

开山金轮崔明见梁上客廖清有声有色的说出这话，初时听来似懂非懂，倏地睁大了一对铜铃怪眼，突然想起似的大声道：“小偷儿，别胡扯啦，王母娘娘是玉皇大帝的老婆，怎会私奔卷逃来西倾山百拉峰呢？”

开山金轮崔明说到这里，卖弄自己聪明的似接道：“小偷儿，西倾山百拉峰天池玉阙，乃是当今菩提门的总坛所在。”

他说出这话后，突然会意过来般的，接着悄声道：“小偷儿，俺知道啦，你带了这对娃娃儿，上西倾山百拉峰，准是想偷菩提门天池玉阙镇山之宝，《太昊玄鉴》与《菩提梦幻录》二部书。”

梁上客廖清听开山金轮崔明，意外的说起这桩事来，心里不由暗暗地一震，一摸嘴唇上端一撮短须，出神般地向开山金轮崔明看了半晌。

梁上客廖清似乎要从他的身上，找出他说这话的用意何在。

开山金轮崔明被梁上客一对怪眼滴溜溜地看得一身的不自在，倏地，睁大了一对铜铃般的大眼，哇啦啦雷响似地大声道：“小偷儿，你直眼的看着俺干吗？是不你家里老娘妹子，要招俺做郎？”

开山金轮崔明说出这话，旁边的彭宗铭、吴碧影忍俊不住，噗的笑出声来。

梁上客挨骂并不生气，带了一缕诡谲的微笑，冷冷地道：“黑炭鬼，真人面前休得说假话，咱已经知道你来此西倾山干什么。”

旁边彭宗铭听得一愣，心道：“廖叔父才跟这位开山金轮崔明见面，怎么会知道他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梁上客廖清一边说话一边看着开山金轮崔明脸上的神情，缓缓接着又道：“黑炭鬼，你见财眼开，准是来西倾山找财路，说不定

……”

开山金轮崔明睁大了一对眼睛，仿佛对梁上客廖清所说的感到由衷惊奇，是以，不待他说完，大声接着道：“小偷儿，算你鬼精灵厉害，其实亦不能说是财路。”

他话才说到这里，梁上客呶嘴轻哼了声，仿佛一个十分稔熟的朋友，很清楚对方内委情形似的，大声反问道：“怎地不是找财路呢？”

开山金轮崔明听梁上客此话，不胜惊奇的看了他一眼，半晌，才呐呐道：“菩提门四大掌门之一的铁背神驼柯元，与俺开山金轮崔明，有过一段渊源，俺来西倾山，在菩提门给俺充当一个总堂之职。”

说到这里耸耸肩，似乎这事并不像对方想象中似的道：“小偷儿，这怎么算是财路呢？”

开山金轮崔明说出这话，梁上客廖清听得心里暗暗一惊，心道：“菩提门中人，无孔不入，居然把这黑炭鬼亦收罗了。”

他心里虽然暗暗惊奇，脸上却是一点不露声色，淡淡一笑的道：“黑炭鬼，这么说来，咱该向你恭喜啦！”

开山金轮崔明一张犹若锅底般的黑脸，陡然涌出一层红光，赧然嗫嚅地道：“小偷儿，你别找俺开心啦！”

说到这里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转首朝彭宗铭、吴碧影看了眼，倏地问梁上客廖清道：“小偷儿，俺说了老半天，这下该是你说啦，你带了这对娃娃儿，是不是想上百拉峰天池玉阙，偷取《太昊玄鉴》与《菩提梦幻录》两部书？”

梁上客廖清听他问出这话，把一对眼珠儿一转，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，带了一份揶揄的口吻，问道：“黑炭鬼，咱带了这对金童玉女，往百拉峰天池玉阙，是偷这两部书如何？不偷这两部书又将如何？”

梁上客廖清问出这话，他说得很顺口，开山金轮崔明听来似乎

很吃力，睁大了一对铜铃怪眼，半晌，才怪别扭的回意过来，大声的道：“小偷儿，俺跟你讲，你要是带了这对娃娃，上百拉峰天池玉阙偷《太昊玄鉴》和《菩提梦幻录》，俺就不管青红皂白，先把你们三人抓了，待会儿上天池玉阙柯老前辈处时，算是一份见面大礼。”

开山金轮崔明说到这里，把胸脯一挺，有恃无恐，耀武扬威的接着道：“如果你小偷儿，没有这股坏脑筋，俺开山金轮崔明看在咱们武林双奇的名号份上，俺替你们三人引见引见，在菩提门掌门人柯老前辈跟前说一个人情，说不定菩提门亦弄个好职位。”

开山金轮崔明说到这里，深感自己恩威并施，不胜高傲般地朝梁上客等三人旋颈看了一瞥。

梁上客廖清听开山金轮崔明说出这话，起先一怔，倏地，张嘴一阵哈哈喘不过气来似地大笑，笑到半截，突然侧首向愣愣站着的彭宗铭与吴碧影看了眼，大声的道：“喂，你们两个娃儿，怎地不笑嘛！”

彭宗铭和吴碧影正愣直了眼睛，听这对武林双奇在对白时，蓦地梁上客廖清笑了半节，突然又绷了脸，要自己二人伴着他笑，敢情，梁上客廖清眼前演出的神情，任何人见了会忍俊不住笑出声来。是以，彭宗铭和吴碧影相顾看了眼，亦噗的大笑起来。

梁上客廖清见他们咧嘴笑了，倏地，自己又拉开脸哈哈的接着笑下去。

开山金轮崔明给这三个人笑得莫名其妙，圆睁了一对铜铃怪眼，愣愣找不出该说的话出来。

半晌，开山金轮崔明才狼狽地大喊道：“小偷儿，你们笑些什么呀？”

梁上客廖清煞住了笑声，朝开山金轮崔明不屑一顾似的瞪了眼，冷冷的道：“咱笑的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，爱说大话的傻小子。”

梁上客说出这话，开山金轮崔明才会意过来，哇啦啦一声响雷似的大鸣，扑到梁上客眼前，怒冲冲的道：“小偷儿，好小子，你是在

骂俺傻小子。”

说话时，挥起蒲扇大的手掌，猛朝梁上客廖清劈来。

梁上客廖清挪身闪开他一掌，接着还是冷冷的道：“黑炭鬼，凭你这手，要把咱们三人拿去见菩提门中铁背神驼柯元，还相差远呢！”

开山金轮崔明听他此说，倏地把待要劈出的第二招收下来，圆睁了一对铜铃怪眼，怒哼了声，不服气的道：“小偷儿，凭你这么十个八个，只要俺手上乌铁棍一挑，你就完蛋啦！”

梁上客廖清哧声冷冷一笑，指着彭宗铭、吴碧影二人，道：“黑炭鬼，不用咱老的跟你斗，就叫这两个娃娃儿跟你玩几手，就够你黑炭鬼受啦！”

说到这里，蛮有把握般地指着二人，又道：“黑炭鬼，别看你长得又高又大，这两个娃娃儿中哪一个，都能把你栽啦！”

开山金轮崔明瞪直了眼，还没有开腔时，旁边的吴碧影樱唇微绽，俏生生地指着梁上客，向开山金轮道：“大黑炭，他是咱影儿的师叔，你要把咱们三人拿去见菩提门中铁背神驼柯元，先从咱手里开始。”

说到这里，指着彭宗铭道：“咱影儿打不过你，再轮到，要是他打不过你，才轮到咱师叔父梁上客廖清，要是咱们三人都败在你手里，到时就乖乖地听你摆布就是啦！”

开山金轮崔明见这个比自己矮过半截的小女娃，要跟自己交手，倒是意外的一怔。指着吴碧影，不胜怀疑的道：“小娃儿，你要跟俺开山金轮交手？”

吴碧影绽唇嘻的一笑，倏从柔腰里，解下一条三四丈长，薄如蝉翼般的红绫带，指着开山金轮崔明手握的那根口粗的乌铁棍，笑吟吟的道：“大黑炭，你用乌铁棍，咱用这条布带子，看谁打得过谁？”

开山金轮崔明看得又是一怔，朝吴碧影纤手执着的那条布带

子看了眼，又向她脸上看了看，不屑一顾的大声道：“乳臭未干的小女娃儿，别把小命儿作开心，俺这根乌铁棍从你头上砸下，怕不是把你磕成一团肉饼。”

吴碧影绽唇嘻的一声，倏地又绷紧了脸，朝开山金轮崔明努了努嘴，一脸瞧不起的神色，冷冷地道：“大黑炭，吹大气，讲大话，偏偏长了一付耗子胆，丢人。”

她莺啼燕啭地说出这话，把开山金轮一张黑如锅底的脸庞，陡然黑得通红，圆睁睁一对铜铃怪眼，大声喝道：“不识抬识举的女娃儿，俺开山金轮先把你教训一番再说。”

开山金轮话还没有说完，吴碧影樱唇一努，冷冷地道：“大黑炭，少说大话，谁教训谁还不知道呢！”

开山金轮被吴碧影逗得气极，哇哇哇张嘴大叫起来。

吴碧影还小嘴一撇，不耐烦地又道：“大黑炭，还没有挨打，就哇哇哇的鬼叫起来，真丢人。”

吴碧影像耍猴子般的逗开山金轮崔明边上的彭宗铭和梁上客廖清，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时，这位巨无霸的开山金轮崔明，已忍气不住，一声震雷大喝，挥起乌铁棍，猛朝吴碧影站身处卷来。

这招棍势，凶猛无匹，只见劲风飒飒，威若山倒，往婷婷玉立，柔弱袅袅的吴碧影身上压来。

彭宗铭与梁上客廖清这时亦不禁一声惊呼，替吴碧影捏了一把冷汗。

时间还是刹那间溜过。

陡然一声震耳欲聋的金石巨响，星火四溅，砂尘飞扬，开山金轮崔明哇啦啦一阵怪叫，大山般的身体被震退数步。

吴碧影轻盈的嘻声，娇躯恍若一头花枝彩蝶般的盘舞，嘴里俏生生的向开山金轮崔明揶揄地道：“大黑炭，拿了乌铁棍，只会打山岩大石头，待会土地公公知道，怕不把你打进十八层阿鼻地狱才

怪呢？你家小姑姑已让了你一招啦！”

开山金轮崔明惊怒之下，运使周天之劲，挥出这一棍，偏偏人没有打着，却打在山岩巨石上，震得虎口一阵火辣辣的疼痛。

他听吴碧影莺啼燕啭似的向自己说出这些刻薄话，气得哇哇哇的不住大叫，猛地身形滴溜一转，呼锐风袭起，一棍又朝向吴碧影身形站处打来。

开山金轮一棍的劲势，要比方才凶厉了数倍，棍势甫出，陡的一阵呼啦啦山崩地裂的巨响。

只见开山金轮崔明自己蒙了一头一脸的枝叶泥尘，原来这一招出手时，他棍走身前，追袭吴碧影，而她挪身一闪，躲进合抱大树的后面，开山金轮崔明一棍打不着吴碧影，却把这棵合抱巨树，一击二枝。

这时，吴碧影娇叱声的道：“大黑炭，你家小姑姑让你二招啦，这下要看咱的啦。”

吴碧影话语出口，只见她纤手一挥，这条三四丈长的红绶带，恍若游龙翩空般地吐出来，红绶带凌空兜舞之际，已旋成圈圈环环，朝向开山金轮崔明的身形站处，粼粼如波的卷来。

开山金轮崔明蓦地感到眼前一团花飞缭乱，倏地身形暴退数步。

吴碧影手执那条红绶带，宛若走空灵蛇似的圈圈环环，向他身沿逼近，敢情他闯道江湖数十年，还未曾见到过这等怪兵刃，是以，一时慌乱之下，只有一手挥舞乌铁棍，一边不住的四下闪躲。

吴碧影手里翩舞红绶带，嘴里喋喋不休的没有停下来：“大黑炭，你这块料呀，哪里是英雄，分明是头狗熊，此番惹上你家小姑姑手里，要你前跌二十四，后倒三十六，再把你剥皮抽筋。”

吴碧影边说边笑，姪袅一折的娇躯，却像花枝粉蝶般地，游走在开山金轮崔明的四周。

开山金轮崔明这时又惊又气，手握的这根乌铁棍，似乎已失去

了往日的威风，击不着对方，只有自己一味的闪躲。

蓦地，吴碧影一声娇叱：“大黑炭，还不倒下来。”

开山金轮崔明陡听一声娇叱，正待分辨何种情形时，红绫带舞出的圈圈环环，已若灵蛇走空似的，套住了他身体。

这时的时光，还是溜过得特别快。

吴碧影再声娇叱，纤手执带向后一抽，开山金轮崔明哇啦啦一阵的怪叫，顿时玉山倾倒，砰的声响，一个饿狗吃粪，伏扑的翻倒地上。

吴碧影收过红绫带，格格花枝乱颤一阵娇笑，倏地又绷紧了粉脸，大声娇叱道：“二十四个前跌，三十六个后倒，大黑炭别慌着，现在才是开始呢！”

开山金轮满脸羞愧从地上爬起来，圆睁了一对铜铃怪眼，哇啦啦的连声怪叫，手执乌铁棍，猛朝吴碧影处扑去。

旁边的梁上客廖清，鼓掌大笑的道：“影儿，人家耍猴子，你要大狗熊，要这头狗熊摔得愈重愈好，看他以后还会不会讲大话。”

开山金轮身要扑来时，吴碧影嘻的一笑，娇躯犹若一尾游鱼似的，已滑到另一角上。

就在开山金轮冲着身体扑空之际，吴碧影不声不响已滑到他身后，飞出红绫带，呼的一声，兜出的圈环，不偏不斜已套在他脖子上。

吴碧影一声娇叱：“大黑炭，仰天再翻个跟斗。”

在她一声娇啼中，纤手执红绫带一端，使劲向后一抽。

开山金轮正在激愤盛怒之际，蓦不防这女娃儿滑到身后，用带子把自己颈脖拴住，他再要运使一股劲力挣扎时，红绫带被吴碧影纤手一拉，开山金轮崔明一个元宝翻身，仰天翻倒地上。

这时，旁边的梁上客廖清，像在欣赏一出极有趣的戏剧，开山金轮仰天翻倒地上，他显得十分惋惜的向身边彭宗铭道：“小娃儿，黑炭鬼这一跤摔得太轻了，不够劲，不够劲。”

彭宗铭没有回答，他显然还是替吴碧影十分担心，生恐她遭了这巨无霸开山金轮崔明的毒手。

开山金轮崔明砰的声响翻倒地上，跌得眼冒金花，从地上爬起，一手摸了大臀，连连哼呼不已。

吴碧影抽回红绫带，嘻嘻笑了几声，倏地又绷了脸，指着开山金轮崔明道：“大黑炭，前跌二十四，后倒三十六，现在只有一跌一倒，还差远呢！”

她说话时，开山金轮崔明一手拿着乌铁棍，一手摸着自己大臀，似乎尽量来宁静昏糊零乱神绪的时候。

蓦不防，吴碧影话语刚落，纤手挥舞红绫带，凌空啪啪又兜出几个圈套，迫他向颈脖、胸腰处套来。

开山金轮崔明心神一怔之下，闪躲不及，头颈处又被红绫带套住，吴碧影虽是弱质少女，纤手玉臂，挥出劲力却是奇猛无比，就在她纤手向后一抽之际，开山金轮崔明一付铁塔般的身体，竟然被红绫带荡空卷起。

砰的一声巨响，开山金轮崔明头下脚上，结结实实撞在山岩大石上，这一跌又比刚才二下，厉害了几倍。

边上观战的梁上客廖清，见开山金轮崔明结结实实的撞在山岩上，仿佛一出戏看到高潮情节似的，频频颌首，叹为观止的转首朝向彭宗铭道：“娃娃儿，这一下看来，才比较有点意思。”

彭宗铭轻嗯了声，转脸向他廖叔父看了眼，仿佛感到所说的话，一时间辨不出什么味道。

开山金轮崔明这一下可挨得不轻，脸肿额青，门牙撞掉二颗，嗷嗷嗷地从地上爬起来。

梁上客廖清仿佛生恐吴碧影会遗忘似的，大声道：“影儿，前跌二十四，后倒三十六，现在黑炭鬼才摔了三个跟斗，还相差远呢！”

吴碧影手执红绫带，嘻嘻嘻的笑了笑。

敢情开山金轮崔明这时才知道自己错了眼，要是再被这小女